

二程語錄

序目一

漢書門	
九四三九	號類
一〇五函	架
四二冊	冊

內閣文庫	
九四三九	漢書
一〇五函	架
四二冊	冊

理學全集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74)
函號	299 47



儀封張大中丞訂

二程語錄

正誼堂藏版

本衙奉輯儒書前後梓爰公同好近聞坊間

二程語錄序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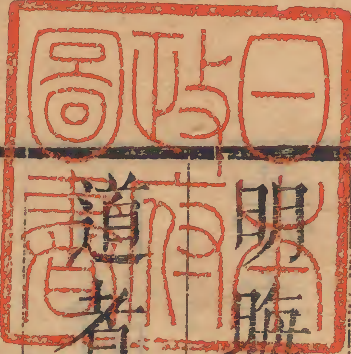
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然而有

明勝絕續者非道之有晦與絕也語

道者身未嘗有之而知不足以見徒

以懸想妄意而然此如生而眇者不

識日而強言日其無當於日也審矣



乃行天者則不因之而有加損故曰
道未嘗有晦與絕古今道統歸於尼
山論語學庸之書具載夫子語然皆
非夫子自筆之其門人相與記其所
聞以傳於世其後得其傳者獨有孟
氏七篇孟氏旣沒漢唐諸儒爭著書

言道而道始不明於天下尋以微滅
至宋二程子出然後復舉千數百年
來不傳之蘊而昭揭之蓋至於今不
泯季通有言天生伏羲堯舜文王後
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
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

朱子濬取其言然則二程之書卽伏羲堯舜文王孔孟之道伏羲堯舜文王孔孟之道一發於二程之書若文集若易傳若經說皆先生自筆之若語錄則其門人端伯與叔定夫之徒所記而朱子編輯之者也朱子之言

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揚子雲法言王仲淹中說皆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

子為得聖人之心又曰程先生所以
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有力可
謂發是書之奧約而盡矣今篇目次
第悉依朱子而稍加刪訂凡遺書十
五卷外書二卷附錄一卷云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季春儀封後學

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二程全書原叙

古之聖賢其爲學也蓋與世共焉者也故其道有可以淑身而不可以及物聖人不貴焉其立言持論有出於一時之意見而其流且滋弊聖人不言焉凡聖人之所貴而言者皆爲之於已而可公之於人愚人聞之而不驚賢智聞之而不敢鄙夷以爲如是而後可以無弊而長存也古今聖者無過於夫子夫子之聖大較具於論語二十篇其言皆不外日用彝倫心身應感之際夫子固謂如是足以教天下萬世之爲學者矣而猶恐世之不信也故自揭其指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云者明其所學

所達同條而共貫也曾子知之而發以忠恕子貢不知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疑性道之不得聞此子貢之學所以不及曾子也而世乃以爲子貢既聞而有是言是猶存乎淺濶之見矣夫子之道至孟子而絕非道絕也自孟子後惘然以學術自任者其言皆放僻支離失洙泗之典刑蓋道未絕而學絕矣夫周程張朱者續孔孟之學者也周子之言曰誠曰無欲曰中正仁義張子曰禮朱子曰居敬窮理而朱子之居敬窮理實本於程子吾觀程子之言如定性書好學論本天本心諸說皆至爲濶粹其揭敬之一字則秦漢以來無人談及尤爲得千聖

傳心之要訣而格物之爲窮理該精粗兼本本固亦與下學上達之義有相證者夫自孔孟而後儒者之學爲之於已而可公之於人立言持論可以無弊而長存信未有及程子者也終宋世學者尊程子無二說惟金谿陸氏見有不合而近世之爲陸氏學者遂以居敬爲拘格物爲支離而別爲瀟灑簡捷之方世靡然趨之蓋至今日而不勝其流弊有志之士始復厭之思由朱子而遡程子矣朱子遺書頃已盡梓考功徐君復梓周程張氏於署中而程氏書最多有遺書有外書有文集有經解共若干卷徐君請余叙余惟世之學者雖千蹊萬徑大概不出於虛實兩端實

之極則將有繩束拘攣之苦而其勢且出於虛虛之極則將有恣睢決裂之病而其勢復返於實厭行地者思憑虛御風御風而不得則又思行地物有必趨而情有必至漢人以訓詁爲學字櫛句比辨拆萬端經學實而晉人欲矯之以虛故清談盛也宋人以窮理爲學尺尺寸寸跬步不失道學實而明人欲矯之以虛故異論熾也宋之實遠過於漢而明之虛亦或甚於晉何也晉人不敢伸莊老於孔孟之上而明人乃欲抑洙泗於竺軋之下也要以下學上達忠恕一貫斯文功令與天無極其孰能絀諸不居敬而欲進德不窮理而欲盡性至命猶之不行地而御風難以

至矣救今日之虛以還孔門之實烏能廢程子哉世之論程子者多右伯子而左叔子夫伯子似顏而叔子似孟言學者必曰孔孟而道南一脉實出自叔子是亦未易以優劣論者善學者惟取二先生之書讀之各就其資稟之所近而體驗焉皆可以有得矣此徐君惓惓共學意也客有告徐君者曰是書世所厭觀刻之無益徐君不應於乎若徐君者其誠篤於道者也明南京吏部右侍郎後學葉向高謹序

朱子編輯遺書目錄題後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

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至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

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口外書云者特以收之之難或不能審其所自

其重歟限爲收書以新歟之昏于云爾

本益異訊其自來當新出之以例今難無限亦錄去
六新可坐既矣此心前案也其尚舉率昔陪舉漸錄非
本益固限日用之間且誤許以新平決主文心而公誤

朱子編輯外書目錄題後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
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
更之繆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
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
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
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
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
乙亥新安朱熹謹書

朱子編輯附錄題後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熹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旣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于篇合爲一卷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二程語錄目錄

卷之一

遺書二先生語

端伯傳師說

李顥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顥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

今以為首篇

卷之二

遺書二先生語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

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然亦有己未後事

卷之三

遺書二先生語

東見錄後

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於後

卷之四

遺書二先生語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

學者皆有語錄惟良佐未嘗錄然則此書蓋追記云

卷之五 遺書二先生語

游定夫所錄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卷之六 遺書二先生語

此一卷朱子原分爲三卷云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又云間有疑誤不可曉處今畧爲刪訂合而一之又下二卷端說孟者已與經說伊傳另行別錄故凡此類概不載集中

卷之七 遺書二先生語

洛陽議論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此最在諸錄之前以雜有橫渠議論故附

於此蘇昞季明錄關中人張氏門人也

卷之八 遺書明道先生語

師訓

劉絢質夫錄緱氏人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元豐五年壬戌

劉絢質夫錄

亥八月見先生於洛所聞元豐六年癸亥

劉絢質夫錄

亥九月過汝所聞時先生監汝州酒稅

劉絢質夫錄

卷之九 遺書伊川先生語

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元祐辛未皆嘗至關中但辛未年呂與叔已卒

此篇尚有與叔名
字疑庚申年也

卷之十 遺書伊川先生語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已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按元祐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前語也

卷之十一 遺書伊川先生語

劉元承手編 劉安節字元承永嘉人所記有元祐五年遭喪後紹聖四年遷謫前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元承之子有題誌在後

卷之十二 遺書伊川先生語

楊遵道錄 楊迪字遵道延平人文靖公之長子也所記有元符末歸自涪陵後事

周伯忱本 周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國初從學

卷之十三 遺書伊川先生語

師說

門人張繹錄 張繹字思叔壽安人

附師說後 胡文定公家本除復重得此數章以其辭意類師說故以附其後

卷之十四 遺書伊川先生語

伊川雜錄

唐棣彥思 毘陵人

附雜錄後 延平陳氏本自為一篇無名氏間與雜錄相出入故以附之

卷之十五 遺書伊川先生語

鮑若雨錄 永嘉人字汝霖一字商霖

鄒德久本 毗陵鄉公之子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舊附東見錄後

暢潛道錄 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晁氏客語中不云何人之言亦不云何人所記

獨聞見於延平羅氏別錄則注云暢本然則晉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杲暘叔所傳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今考之信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朱子所編輯者也分注多依朱子所定朱子原分為二十五篇今畧加刪訂或合數卷為一卷作十五卷

卷之十六 外書

朱公揆錄拾遺 朱公庭字公揆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為給諫此篇本與師訓入關等篇相雜疑朱公自記所聞又抄諸人所記以附其後今不可考特拾其遺如此云

陳氏本拾遺 延平陳淵字幾叟楊文靖公門人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參端伯之弟學於伊川先生此書十卷其五卷乃劉質夫春秋解其五

卷雜有端伯質夫入關諸錄

羅氏本拾遺 延平羅從彥字仲素楊文靖公門人

胡氏本拾遺 胡文定公家本又有別本文其言而每章冠以子曰字者今亦取其不見於諸

篇者附於此

游氏本拾遺 游定夫家本

春秋錄拾遺 吳人王蘋信伯學於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為此篇

大全集拾遺 建陽印本

時氏本拾遺 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多改易本語者

卷之十七 外書

傳聞雜記

王氏塵史 呂氏家塾記 發明義理 酬酢萬變

范公日記 朱公手帖 邵氏見聞錄

上蔡語錄 龜山語錄 庭聞彙錄

侯子雅言 涪陵記善 和靖語錄

震澤語錄 晁景迂集 晁氏客語

呂氏童蒙訓 孔文仲疏

卷之十八 附錄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叙述 劉立之 朱光庭

書行狀後 游

哀詞 呂大

伊川先生年譜 朱子

祭文 張

奏狀 胡安

右附錄一卷朱子所編輯以附於遺書之後者也
中有明道先生行狀一篇墓表一篇門人朋友叙述序一篇皆伊川先生所作今已刻入二程文集中故將此數篇附刻于此使學者得觀其詳焉惟邢恕原是自絕於程門之人故特去其一篇

此書乃程子遺書... 遺書二先生語... 受業諸子全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

二程語錄卷之一

遺書二先生語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

易行禪學者總是疆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忠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立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

也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却都

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

蘇季明嘗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

脩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麤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

一作氏

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

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

此箇意見皆利心也。籲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異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爾

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爲仁，則反

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其上如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微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佗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揚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則

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尙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蓋自是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躡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遷迤而上直

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佗說道時已與道離佗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

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墓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為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禱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

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

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

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

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

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為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

已而廢

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而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大

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

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

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
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
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
甚重豈可忽哉

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
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
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
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
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

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
此卽至揚雄規模窄狹道卽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
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
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
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
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佗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
也

愛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

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

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

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

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

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同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

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

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

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

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

養之意如此

顓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

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

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

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二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

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

自幼而惡

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

是氣稟自然也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

二和言錄 卷之二
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

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况臨大事乎嘗與趙汝霖論爲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怨上合著心

拾遺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懣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二程語錄 卷之二 二

二程語錄卷之二

遺書二先生語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明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

心一作體

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

之運即一歲之運

正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

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切天地之化乃可知

正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明

二程語錄

卷之二

一

正宜堂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有字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救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

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為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揚墨之類明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

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明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

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

嘗言鄭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旣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旣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

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

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一本此下云又

二程語錄 卷之二
嘗稱介甫顛對曰王安石博
學多聞斯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
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故聖人之志止欲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
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卽生是也更無別理
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
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
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今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
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
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
善於誠旣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
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
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

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夫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
今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
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
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
不可事事各求異議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
別

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
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曰魏徵事皇
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

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
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
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
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
齊旣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
已不順旣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
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
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糾去子明不當立
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旣盟而

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

用力處

明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正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

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歛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明

允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

守不約泛濫無功

明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

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

當有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郊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為非心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性

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

一有地字

為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它不可

一作若或

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為小

時本注云

橫渠云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

明

禘王者之大祭祫諸侯之會祭

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

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

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

槩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模佗別

道理只爲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佗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繫時之污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閒

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初本無爲此

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初本無只有望於諸

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已化

而自爲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其術初本作大

槩且是絕倫類初本卷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禪章

增益今附於此異時有別錄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

版者則當以此爲正今從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

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

孝仁義者皆以爲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

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佗本是箇

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若只如是亦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週遍謂既得本則不患不週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此下云然為其學者詰之理雖今日有屈時又却亂說卒不可憑考之所患者患在引取了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只為此乘彝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乘彝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為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絕為得天

真是所謂喪天真也持國之為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得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無得處佗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有德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其徒亦有肯道佛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然又須道得本則可以週遍

有問若使天下盡為佛可乎其徒言為其道則可其迹則不可伯淳言若盡為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去



理然自亦以天下國家爲不足治要逃世網其說至於不可窮處佗又有一箇鬼神爲說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尙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范景仁與君實爾然其所執理有出於禪學之下者一日做身主不得爲人驅過去裏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

又何形如何念得佗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

三更常有人喚習也

諸本無此八字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佗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

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
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
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觀秦中氣艷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
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粧點
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
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艷故生是人至
如關里有許多氣艷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
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艷大小大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
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尙差池者蓋爲昔亦有雜
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
信此說蓋爲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
日思慮紛擾又非義理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
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
却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旣活則須有
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
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

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
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
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
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
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今
端坐附火是敬於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於水以助
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
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叅然則人心裏着兩件物不得
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

使亂但使淡洽而已可也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

一作據理却合與叔

滯礙而不然者只是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
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
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
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
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
要如枯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

一本有而勿正

心字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持國嘗論克已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父欲去數矣其時介父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父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父之意尙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

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父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旣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尙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

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少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已尙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佗輩是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尙薄無以感動佗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艷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

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佗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佗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佗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佗萬物自成其一作性須得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

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佗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

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

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

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一作怒彼

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

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佗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

堯豈不察只為佗惡未著那誅得佗舉與誅曷嘗有毫

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

妨礙雖萬身會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是自私者

也

要修持佗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

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

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

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

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佗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胡本此下云得這箇天理是謂

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一作是盡天理便是易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佗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為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言自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

理天地陰陽之變使如兩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

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

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

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

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

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

又曰芙蓉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又言皆有理

日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

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

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一本此下云堯夫詩云聖人嘆

緊此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

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

仁譬最近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

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

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

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

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

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
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
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
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
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
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
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
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

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
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
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

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後來曾子子夏煞
學得到上面也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
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粗礪底物方磨得出譬
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
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二程言錄 卷之二
公琰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尙以此秉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歲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

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蒸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

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

養生

一作道

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

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

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

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

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聖人之教以所貴率人釋氏以所賤率人

初本無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

學佛者難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餘見昨日之會章

學佛者難

去聲

吾言謂人

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正叔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聖

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為僕隸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

變也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有所得

也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

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為

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敏須是天祺

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

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

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爲名狀

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

溺至深今日

今日一作自

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

天下之士往往

一作又

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

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然在今日釋氏却未消理會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學譬之虛從史在潞州知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其節度使朝廷之議要討逐節度者而李文饒之意要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

者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栢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物理最好玩

陰陽於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箇升降生殺之分不可無也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侘子厚有如此筆力侘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侘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

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卽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詩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謂文王之妻也特陳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後亦有當時詩附入之者汝墳是也

且二南之詩必是周公所作他人恐不及此以其爲教於衽席之上闈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國風也化天下只是一箇風至於鹿鳴之詩數篇如燕羣臣遣戍役勞還率之類皆爲國之常政其詩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後人之爲樂章是也正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得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爲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真匹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真煦煦子子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道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爲侍從尙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正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

微仲之學雜其愷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難於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於禪談不常議論則以苟

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旣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佗旣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問佗疑甚不如剝論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佗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佗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佗已夫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新進游揚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處曰添二字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一作地雖天理一作地亦為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九餘暇時往時來

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佗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為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微一作綦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

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此猶只是自養求無疾如道家
修養亦何傷若須要存想飛昇此則不可

徐禕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
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
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
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
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
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
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

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
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
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
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任任人闖外
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

如此

元豐五年
永樂城事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
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
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
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
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
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
理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鍾黃
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一作
既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定
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
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

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
者用之此特未為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
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身材只用一尺二
寸豈可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

既為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為父以為母不如
是則不正也却當甚為人後後之立疑義者只見禮不
杖期內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
蓋言出為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為叔為伯也故須
著道為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却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